

切尔西年度花展见闻

顾方秦这篇博文，是她参观伦敦切尔西花展（Chelsea Garden Show）的纪实。透过此文，读者除了可对英国这一由来已久的年度盛事更加深入了解之外，还可得知方秦的对年事渐长的看法与她的旅游哲学。

飞机还没有降落，我就开始重新思考我的伦敦观感。

我一生中有幸去过很多地方，无论是为了我的射击事业还是出于个人原因。但英格兰从未在我的必游名单上名列前茅；不管原因为何，我从没有要飞越美英之间的“池塘”的冲动。

几年前，我弟媳妹建议同访伦敦切尔西花展，在了解若干与花展有关的信息后，我的兴趣提高了。此项花园园艺展中还结合了各式各样趣味盎然的插花与让人眼睛一亮的设计。园艺素来是我的爱好，我也喜欢花，因此，尽管对这项展览我几乎一无所知，以前也从未有过去英国旅行的念头，我欣然同意前往。

我的人生哲学也适用于我的旅行观：莫让机会从身边溜走，即使你从未有过这样的计划。最令人兴奋的机会出现时，往往你感觉还没有准备好；然而，若要等到有万全准备才去尝试，机会之窗也就关了，而且也许永远不会再打开。

新冠肺炎猖獗全球打断了我们原订的旅行计划，但当弟媳重提前议、提议今年五月起行时，我同意了。

飞机降落在伦敦之际，我知道自己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

伦敦当初的规划初衷，并不是要它在未来成为欧洲人口最多、最重要城市之一；其实它是一群村庄，经过不断扩张后才形成了城市。

从飞机上俯瞰，我见到伦敦的街道的布局并非方方整整，视线所及都不是直角，都是弯弯曲曲，而城市的街道网络上多有绿色公园点缀其间，还有星罗棋布的河流及桥梁。

从高空俯视伦敦，景象美丽；我不记得我在飞机降临其他城市时也有这样的感觉。显然，英国人热爱花园与绿植，而这两件事恰恰也是我所喜爱。

飞机降落时见到的伦敦景色掳获了我的心，飞机着陆后，也依旧神往。

英格兰各方面都让我感觉不虚此行。我们去了温莎城堡、牛津大学和一处莎士比亚剧院，也观赏了音乐剧《六妻》(Six)和《蒂娜》(Tina)。

我们参观了伦敦塔，也参加了在西敏寺的一场礼拜；几周前英王查尔斯才在此加冕。我们也瞥见王室成员的身影，在前往白金汉宫参观时，我拍到了一张查尔斯王坐在王室座车的照片。

当然，花展才是我们此行的焦点。那的确是视觉享受——不仅因为丛丛鲜花，也因为前来赏花的人群。我从未见过如此令人目眩神移的花艺展，来参观的人也毫不相形失色。查尔斯国王和卡米拉王后在我们参访的前一天到场观赏，虽然我们前去的那天没有王室成员出席，但现场弥漫着英式氛围；男士们上身西服颜色五花八门，下身则搭配白色或棕色的休闲裤，女士们也都穿上了最佳花园派对服。

甚至伦敦的交通也是一大亮点。我乘坐了伦敦知名的地铁和读者可能在照片中看过的红色巴士；伦敦人没有辜负伦敦是清洁城市的美誉，他们展现的城市自豪感震撼了我；地铁没有垃圾也没有涂鸦，搭乘地铁我也觉得安全。

当然，我们也走了很多路——通常每天至少七英里。我弟媳对伦敦了如指掌；她曾经在那里上寄宿学校，也在那里学医。她对当地的人文地理的熟悉，是我俩旅程中的一大资产，不过行程中我也不假外求，自理绰绰有余。

在这次旅行中，我也有一些自我领悟：

- 1，七十五岁高龄，虽不敢说好景可以持续多久，我仍然可以全球走透透。在射击生涯中，我的旅行目的不是为了观光或休闲；我一心一意的比赛，出国纯是“商务”。此时此刻是我仍有体力、经济能力，也有同伴愿意同行的黄金岁月，不能轻易虚掷。九月间我也和女儿一起去西班牙旅行。
- 2，我对莎士比亚戏剧的欣赏力提高了。我上一次看莎士比亚戏剧是二〇一九年，那一年我前往百老汇观剧，临时在行程中加了《李尔王》(King Lear)一剧。当时我担心自己听不懂古英语或无法理解情节，但我没放过机会，仍订了票，挑战自己。第一幕，我看得吃力，但到中场休息时我便开始习惯了莎翁的语言，等到了第二幕，跟剧我已毫无困难。这一次，莎士比亚的《错中错》(Comedy of Errors)我完全能够心领神会，比《李尔王》更早进入状况。

还有，我喜欢在传统的莎士比亚剧院观看演出。在里面看戏，与我们在美国所习惯的场合不同；很多观众就站在舞台边上，其他人坐在旧的长凳上，也有一个椅垫让你坐起来舒服些。全程的体验非常独特，是道地道地的英国风。

这也是加州无法复制的经验——因此也让我更有理由出外旅行。外子家——为我们一家人勇于面对、累积经验的生活态度定了调；他有冒险精神，我和孩子能够培养出机会不容错过的人生观，要归功于他。

几年前，当我弟媳第一次建议参观切尔西花展时，我的第一反应是：切尔西花展是什么？在哪里？我从来没听说过。她把网站和照片发给了我，我被说动了。

鲜花让我绽放笑容，而这次旅行不仅仅是赏花之旅，它也提醒我意想不到的机会不容轻忽——在两脚踏上地面之前，你可能就对看到新城市感到兴奋。